



夷堅丙志卷第十九

十六事

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白開封人葬于鄭州再世矣方士過

其處指墓側澗水曰此在五行書極佳它日當

出天子宋氏聞之懼命役徒悉力閉塞之遂為

平陸自是宦緒不進亦不復有人登科崇甯初

大水汎溢衝舊澗成小渠僅闊尺許明年曾孫

渙擢第距文安之没正百年又六年兄槩繼之

然渙仕財至郡守槩得博士以没其後終不顯

丙志十九

槩與子婦翁同門婿也

餅家小紅

張外舅寓無錫買隙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

老兵劉溫戲拈塊給眾曰我正獲黃金一塊眾

爭觀之非也笑而擲之乃真得金玦一雙於碎

土中賣得錢數千即日感疾半年乃愈時張氏

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乃公家

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

二人吾父為餅師不幸後母無狀虐遇我我一

行款悉  
依本  
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



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今我重不幸朽骨爲公隸人所壞曠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所歸今只在牕外胡桃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人曰汝坐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訴於天旣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續當復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設饌祭之乃絕

棠陰角鷹

番陽棠陰寨西枕石常有角鷹巢于近山上

丙志十九

每掠湖面捕鳧鷺食之一日用勢過當雙爪搗鳧脊陷骨中不可出鳧抱痛猛入水鷹盡力不能脫少頃二物皆浮死水上人謂鷹之力豈遽不能勝一鳧蓋亦業報也

薛秀才

王荆公居金陵半山又建書堂於蔣山道上多寢處其間客至必畱宿寒士則假以衾裯其去也舉以遺之臨安薛昂秀才來謁公與之夜坐遣取被於家吳夫人厭其不時之須應曰被盡



矣公不憚俄而曰吾自有計先有狨坐挂梁間  
自持义取之以授薛明日又畱飯與弈棋約負  
者作梅花詩一章公先輸一絕句已而薛敗不  
能如約公口占代之云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  
弄色最關春欲將明豔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  
嗔薛後登第貴顯爲門下侍郎至祀公於家言  
話動作率以爲法每著和御製詩亦用字說其  
子入太學夸語同舍曰家君對御作詩固不偶  
然頃在學時舉學以暇日出游獨閉門晝臥夢

丙志十九

三

金甲神人破屋而降呼曰君可學吟詩它日與  
聖人唱和去今而果驗客李驥者素滑稽應聲  
感頌連言曰果不偶然果不偶然薛子詰之再  
三驥曰天使是時已爲尊公煩惱了蓋以薛不  
能詩故戲之也韓子蒼爲著作郎人或譖之薛  
云韓改王智興詩譏侮公其詞曰三十年前一  
乞兒荆公曾爲替梅詩如今輸了無人替莫向  
金陵更下棋薛泣訴於榻前韓坐罷知分甯縣

其實非韓作

吳傅朋說金甲  
事得之吳虎臣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秩滿攜孥還家裝貲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執者與之終身焉及中塗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長身美鬚談詞如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畱宿從容言欲與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于此常扣人門而乞食得許陪後乘平生

丙志十九

四

幸願也朱益喜及解維置諸船尾無日不同食別一秀才作伴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術嫖其子弟上下皆悅之相從兩旬行至重湖會大風雨不能進泊于別浦飲奕如初二鼓後船忽欹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刃嘯呼朱氏小兒爭抱道士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願遇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於岸側得小曆一卷



乃羣盜常日所用口食歷姓第具在凡十有七  
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  
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  
數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于  
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于肆試  
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邏執之與俱詣旅  
邸一室施青紗厨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  
戶遁矣蓋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  
王小哥乃同殺朱通判者其徒就獲它處者十  
人道士曰裴三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  
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予言

咸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  
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  
毗沙門天王殿圯卽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  
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  
俱會名訶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  
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



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弃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厨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匱櫃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

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徒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甯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



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卽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鬚鬣微芒無不曲盡弁童亦然已悉得其真始詣祠下爲之旣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舉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

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稼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跡而浮萍猶黏著泥馬脣吻間禾稊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焚馬乃滅跡今老人尙能言之

右二事皆李繪說

濰州猪

宣和六年强休父知濰州屠者以猪皮一片來呈上有六字如指大云三世不孝父母朱書楮然表裏相透郡中爭傳觀之屠者亦卽日改業



宗子趙不設侍父爲儀曹及見之

婺州雷

紹興六年六月趙不設在婺州與數人登保甯  
軍樓納涼黑雲欵起天末頃之彌空雷電激烈  
雨聲如翻江滾火毬六七入于樓不設輩悻悻  
臥伏樓板上以手拚面但聞腥穢不可忍稍定  
竊視之見三四人長七八尺面醜黑短髮血赤  
色蓬首不巾執槌如骨朶狀或曰在或曰不在  
或曰只這裏只這裏言訖始聞霹靂聲良久雲  
散雨霽起驗視乃樓門大柱震裂踵至頂一路  
直如線傍有龍爪跡云

雷鬼墜巾

紹興二年四月婺州義烏縣驟雨大雷電中墜  
一青布頭巾於村落間非復人世頂製惟四直  
縫之持以冒三斗水甕正可相稱帶長三四尺  
闊如掌村民不敢畱以寘神祠中數日因雷雨  
復失去

右三事皆得之李  
縉云趙不設所說



段璵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數十口皆爲所剽璵挺身持金帛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璵盡發宿藏止取常直又爲粥以食餓者賴以活者不可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不以爲然經數日升

去鄉人

丙志十九

九

走視所居惟敝衣履存

上於朝而

邑官有不樂者沮止之遂已

無町畦道人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旣冠意若有所厭卽弃鄉里游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內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誚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校以詩謝之云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



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  
述懷詩云落鳧塵寰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  
筆端間作龍蛇走壺裏常挑日月懸漫假人倫  
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  
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尙多皆脫塵世離俗罔等  
語人亦莫能曉也紹興三十二年三月遍辭知  
舊且寄詩言別至十四日端坐作偈而逝儀真  
李觀民爲郡守聞而敬之命塑其身於城東治  
平宮

右二事得  
之宗說

丙志十九

屈師放鯉

十

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  
皆以漁釣江湖間自給有屈師者撲買他處魚  
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  
兩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  
三竊異焉迹其所爲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  
窟中不能出故雌雄往來且銜且徒甯其身之  
蹈死地而不恤也屈生慨然歎息爲以箕悉運  
出之弃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之曰



汝漁者以罔罟爲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又非它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害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青城監稅子

蜀人楊迪功宣和中游太學不成名晚以恩得官監青城縣稅有子敏延老儒蹇先生詢之學邑人闕壽卿過楊楊留共飯與俱至書館其子忽稱父字長揖而言曰頗亦記上庠同舍之款乎吾湘西人姓某自離

丙志十九

十一

亂出京不復

數十人

獨吾與君爲知心友

父子雖形

容隔生非復可識然方

嘗間斷也

遂道舊所習經及誦所爲文澗翻出口元不經意時蹇老方自作萬物皆備於我論試問之曰此論當作何主張應聲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大而爲天地高而爲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而六尺之軀厥理悉備此其貴蓋與天地等蚩蠻泯泯自賤厥身真可歎也蹇老愕然復詳扣



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向汝道蓋蜀人相傳秦時爲西江害者乃蹇角龍也故舉此語以爲戲楊君追憶舊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隆興元年壽卿詣闕此子年十有三矣不知其後何如也

壽卿說今記姓名不能審

虜亮死兆

紹興三十一年

而于楊州子

從事樞密行府在

有客詣府

上書云以太一局

當以冬

丙志十九

十一

至前有蕭牆之變

八日

冬至天重陰提舉

能爲天文

告子曰昨夕四鼓

而東北忽穿

漏一大星墜焉

而報至果

符兩人之言是時虜將戕其主欲遣使報我訪得瓜州所俘成忠郎張真使持牒請和真到家妻子凶服而出謂其已戰没方命僧作四七道場既相見悲喜交集真取靈几自焚之云

青墩數蛇



番陽蓮河村楊氏子買永和鎮青墩四甚愛之  
寘小室窗外首春微暄啟牕坐其上覺如人肘  
其衣回顧無有也少焉又觸其股稍痛起視之  
見有物宛轉于竅內所觸處已瘡赤成創急呼  
家人出破墩以驗蓋

動沃

之以湯皆死走

越三

日而亡

丙志十九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九華山偉人

紹興三十一年虜寇迫淮上池州青陽人相率  
至九華山搜索隱邃  
避地處某秀才  
者深入高崦中見泓

練置斧

左臂甫斧

蓋丈餘矣

蛇也戰

丙志二十

奔還不

施聞詩夢

吳興施德

公廟夢

角合一箇言曰相

乃骰子六枚皆成四采揭

至第三板見施

姓者湖州長興人而缺其名疑問之曰此是矣  
明日以語同舍皆賀吉夢曰子及第必居高甲  
且爲博士骰子者博具也別一人往來牕外應



聲曰夢非今日事其應尙遠施頗不樂出外視  
之無人焉已而京城亂歸故鄉家間多故不復  
就舉後三十年而德初登科以掌團司牋表刊  
名正在第三板時官年恰二十四當紹興二十  
四年始盡悟骰子六

未生

劉希范

長興劉

夜不能

丙志二十

中劉

恩數

視執政此存

荆南妖巫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  
縣者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  
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且掇奇禍高愈怒梓



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纔食頃高覺面微腫攬鏡而視已格格浮滿僅存兩眼如綫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命以隨行杖亂筆凡神像經文等悉發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笥破鏽觀之茵蓐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懼色然歐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如初執以還明旦入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懼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命時適及第

時適者徐州

鄉人夢見之說朋友間事甚詳鄉人問曰時仲亨如何曰劉豫榜中當及第寤而告適適謂豫乃濟南人旣爲御史矣未知與同姓名者復何在固不信也後十五年當逆豫僭竊時乃中其



丙志二十

四



兩頭不能伸縮惡之以與潛山觀道士使養於山間不數日失去是冬棟妻趙氏卒以爲不祥

之兆蓋亦偶然耳

右三事  
王嘉叟說

張朝女

紹興十年張

鄭司業庖人

鄭明仲司業

南福州

鄉里

師至丹陽逢故舊數人與同舟隨行僕能設饌諸人皆喜願得同庖飲食鄭呼僕告之毅然曰所以來但能服事一主人翁爾不願雜他客也



論曉再三至啖以利竟不可鄭怒逐使還再拜  
而請曰遣歸誠善也恐吾鄉人不詳知謂以過  
獲譴願乞一家書言其故鄭亦欲寓安訊卽作  
書授之又拜而去至

書驗其日

蓋當日

聞之

無一言

汗爐上腥穢之氣逼

趨出

閉戶掃除就寢明夜復至睡愈熟側身仰面張  
口呀然豈先以秤錘寘火中急取納其口卽號  
叫而遁聲如老猪衣襟曳餘火延燒落葉時已



昏黑無人敢追視竟不知何等怪也後月餘學生在窗下聞外間窸窣穴窗窺之霜月皎然黑物如猴蹲水溝小橋上別一物正白如三尺枯槎相對箕踞移時起

先吟曰

風定

霜

丙志二十

七

六郎

如雪從西偏戶內

死尸何敢

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餘貫未曾請動設使天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吾將治爾連叱之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



不見至夜半注漸能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英  
從容說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  
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卽死密埋  
之浴室

人袁  
徑

形骸

蓋真人真氣所

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醜藉甚惡之冀

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

曹奉陪次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



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日晴卽去不然須  
少畱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久晴五更  
大雨作蘇意

家人以頂暖不忍斂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  
之藥故在取投口中須臾卽能起洒然若無疾



飲嚼自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貼欲燒末飲之不  
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象象

甲踊出怖而死予妻族入蜀時過其處泊僧寺  
中隨行使臣劉亭寢浴舍見貧粹者十餘輩伸



問何人曰采薪燒水連晝夜不得息凍

開當以異五十三

傳錄藏之

丙志二十

十一

新鑄藏之戒

開當以昇江十三

坐而絕時年八十餘紹興中造五輅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閼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丙志二十

上二

庚戌花朝後二日讀丙志畢後數葉破碎不堪殊為可惜雅庭識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千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  
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十萬言  
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  
能玩心聖經啟矚門戶顧以三十年之久勞勤  
心口耳目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  
半太史公書曼漣支離連犴釀聖人所不語  
楊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  
於世何所欠旣已大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

丁志序

一

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  
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  
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  
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  
請卽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  
奇乎長陵神君圯下黃石不荒怪乎書荆軻事  
證侍醫夏無且書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  
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  
有如吾者子持此舌歸姑閱其笑他日戊志成



丁志序

二



聖像暴露取所餘三門屋蔽之而覆以茅未幾  
又推敗路人至買簞笠繫於像頂以遮雨日堯  
卿忽得病凡半年四體臭腐血液交流痛苦萬  
狀親朋問訊者莫敢窺其戶且死見黃衣人來  
追明言理會拆觀事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  
亡獨堯卿受禍最酷李蓋爲所誤云村墟民觀  
咎證如此共率錢粟作屋三間移像事之如故  
時紹興二十七年也後五年予聞之於知軍向  
仲德士俊云

丁志序

三

夷堅丁志卷第

此葉不知何處錯簡姑仍舊本附列于此心源識



夷堅丁志目

卷第一

王浪仙

僧如勝

左都監

許提刑

夏氏骰子

治挑生法

挑氣法

南豐知縣

金陵邸

卷第二

丁志目

鄒家犬

張敦夢醫

管樞密

小孤廟

富池廟

濟南王生

海鹽道人

二鼈哦詩

張通判

孫士道

潮州孕婦

張注夢

劉道昌

李家遇仙丹

劉三娘

興國獄卒

巨氏豕禍

宣城死婦



白沙驛鬼

李元禮

卷第三 十七事

武師亮

王通判僕妻

雲林山

孫光祿

江致平

嵩山竹林寺

陸仲舉

洛中怪獸

翁起子

胡大夫

窗櫺小婦

韶州東驛

海門鹽場

揚州醉人

丁志目

四

海門主簿

南豐主簿

謝花六

卷第四 十四事

孫五哥

司命府丞

劉士彥

蔣濟馬

阜衣髻婦

沅州秀才

德清樹妖

郭簽判女

鎮江酒庫

胡教授母

戴世榮

京西田中蛇



建昌井中魚

王立燒鴨

卷第五

十五事

泉風畫卷

三士問相人

陳通判女

四眼狗木

師逸來生債

張一償債

吳輝妻妾

旬容人

荆山莊壩

員家犬人

威懷廟神

靈泉鬼魅

魚病豆瘡

石臼湖螭龍

陳才輔

丁志目

五

張琴童

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人

王文卿相

奢侈報

陳元輿

高氏飢蟲

翁吉師

陳墓杉木

永寧莊牛

犬齧綠袍人

葉德孚

茅山道人

泉州揚客

僧化犬賦魚

張翁殺蠶



卷第七 十六事

戴樓門宅

林氏婿婢

王厚蘿蔔

天台玉蟾蜍

濟州逆馬

南京龜蛇

秉國夫人

朱勝私印

大渾王

張氏獄

湯史二相

荆山客邸

夏二娘

華陰小廳子

武昌州宅

大庾疑訟

丁志目

六

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雷擊王四

南豐雷媪

泥中人跡

宜黃人相船

頰瘤巨虱

胡道士

趙監廟

亂漢道人

和旨樓

吳僧伽

何丞相

鼎州汲婦

瑞雲雀

卷第九 十二事



太原意娘

許道壽

滕明之

西池游

舒懋鰈鱣異

陳媳婦

河東鄭屠

張顏承節

龍澤陳永年

錢塘潮

陝西劉生

要二逆報

卷第十 十三事

鄧城巫

徐樓臺

符助教

水陽陸醫

丁志目

秦楚材

建康頭陀

洞元先生

天門授事

大洪山跛虎

張臺卿詞

新建獄

潮州象

劉左武

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餅中桃花

豐城孝婦

李衛公廟

天隨子

鄭僑雲梯



金雞渡

黃龍溪

蔡河秀才

桂林庫溝

王從事妻

沈仲墜崖

沈緯甫

霍將軍

卷第十二 十六事

龔丕顯

遜長老

王寓判玉堂

汀民呪詛獄

鄭安子孫

溫大賣木

陳十四父子

西津亭詞

丁志目

八

吉撫之妻

胡生妻

謝眼妖術

薛士隆

洞庭走沙

淮陰人

淮陰民女

李婦食醋

卷第十三 十五事

邢舜舉

高縣君

李遇與鬼鬪

潘秀才

周三郎

漢陽石榴

昭惠齋

孔勞蟲



梁統制人

李氏虎首

張尚書兒

閻四老

葉克己

臨安民

雞頭人

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真人

存心齋

明州老翁

千雞夢

武唐公

孔都

白崖神

慈感蚌珠

丁志目

九

蔡郝妻妾

郭提刑妾

劉十九郎

雷震大

卷第十五 十六事

譚李二醫

黃谷取膽

賈林惡夢

龜夢告方

田三姑

汪澄憑語

聶進食厭物

新廣祐王

詹小哥

晁端揆

水上婦人

張珪復生



張客奇遇

吳二孝感

杜默謁項王

龜鶴小石

卷第十六 十九事

胡飛英夢

蔡相骨字

鄭生夫婦

黃安道

吳民放鱣

仙舟上天

雷丹

酒蟲

牛舍利塔

雞子夢

浙西提舉

胡邦寧

丁志目

十

祝鑰二刀

國子監夢

龍華三會

葉芮江舟

玉真道人

臨邛李生

吳氏迎婦

卷第十七

甘棠失目

瑠璃餅

袁仲誠

閻羅城

王禛不飲

淳安民

薛賀州

三鴉鎮



劉堯舉

卷第十八 十二事

路當可

饒廷直

史翁女

紫姑藍粥詩

劉狗廢

張珍奴

袁孝顯

賈詩秀才

齊安百詠

東坡雪堂

李芟遇仙

唐蕭氏女

丁志目

十二

卷第十九 十五事

留怙香囊

英華詩詞

黃州野人

史言命術

玉女喜神術

盱江丁僧

江南木客

鬼卒渡溪

龍門山

柳卒唐顛

復塘龍珠

建昌犀石

陳氏妻

謝生靈柑

許德和麥



卷第二十五事

郭巖妻

黃資深

蛇妖

二狗

紅葉入懷

楊氏竈神

姚師文

徐以清

朱承議

巴山蛇

興國道人

陳磨鏡

烏山媪

陳巫女

雪中鬼迹

丁志目

十一

凡二百九十六事

烏山媪

陳磨鏡

興國道人

陳磨鏡

朱承議

巴山蛇

姚師文

徐以清

紅葉入懷

楊氏竈神

蛇妖

二狗

郭巖妻

黃資深

卷第二十五事



夷堅丁志卷第一十二事

行款悉依宋本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篋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為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為說大槩又

丁志一

一

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為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為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既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判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



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  
常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  
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  
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  
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真  
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  
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  
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  
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  
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旣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  
趨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到發  
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  
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  
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  
兼程而北未爲晚守許之旣行或問其故曰使  
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  
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鬻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薦作長老至三乃効耳又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遇未幾鎮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杭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嘗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陔中仰高亂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別一僧坐于傍曰隆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

赴幕官王作德

日休

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

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其一痛捶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不肯釋其一從後捽良腰仆坐遂冥冥長往將



曉乃甦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  
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  
逮左琅何關此人事卽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  
則二使者已對繫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  
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帳下氣幹甚  
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鬪爲所傷

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渡河河北提刑許亢坐奔洛口

丁志一

四

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  
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  
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鬪僧密  
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  
之卽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  
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  
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  
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日吏入囚室陽與好言  
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



妾淪落告敕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亢  
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  
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  
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  
孔曰又來携酒殺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  
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徙兩令郎他舍矣會罷  
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  
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  
死唯孔目獨存鄆陵人周西瑞號嘗知南康軍  
與定先後隔政其子毀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  
舉得官

夏氏骰子

夏塵字幾道衛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  
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  
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  
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曰塵聞博具  
有靈敢以身事敬卜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內  
賜之渾化不然將束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卽



授莎擲焉六子皆赤夏愕喜不敢自信又祝曰  
塵至誠齋心以平生爲禱恐適者偶然願更以  
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貺是歲果  
於莫儔榜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  
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

右一事  
周穀說

###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癰起如生癰  
癩狀頃刻間大如盃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  
五更以菘豆嚼試若香甘則是已果然使搗川

丁志一

六

升麻爲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  
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癰卽消續煎平胃  
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爲  
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  
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  
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背翅悉肖似康訴于州  
州捕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  
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胃  
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



上則胃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  
上高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  
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喉中卽  
吐出毒物在下高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  
錢毒卽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  
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  
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遙爲德慶府理官鞠一巫師獄巫善

丁志一

七

挑氣其始與人有讎隙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  
之俟其在內應答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  
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  
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璆鳴三  
作守以事涉誕怪不敢寘於典憲但杖脊配海  
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鼈者或  
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  
以治法

右二事  
陳通說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季子二十歲未授室與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窗外窸窣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噩聞已傍窗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牆相從肯容我一聽乎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昏悴飲食頓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白而未敢父母知爲鬼所惑徒歸同榻寢卽寂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婢僕共牽挽而力不可制迺由書院東趨後園纔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夫井邊欵仆地不醒家人共扶昇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日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卽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



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  
僕從三十輩白圍角奔而至傳呼云不得不得  
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槌亂擊皆  
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  
婦低首斂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  
何在僕曰宅內人輿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  
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  
郎君自有前程耶逐入井命別扛巨石窒于上  
告我曰吾乃土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  
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後  
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  
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  
蓬首出青衫白袴瞠目視之舉手指胷曰胷中  
有玉環問君知不知瞥然復入士駭怖不能支  
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  
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瞠目而視



指其兒曰官人殃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自外至急徙於客邸迷罔者終日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心源校

夷堅志丁集一卷終

丁志一

十



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豢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搖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租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爪誤啗主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語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遼山寺方作屋吾欲犒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麩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啟合得

丁志二

一

非以犬與麩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檀越入坐堂上茲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夢檀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還喜甚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雖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剗鬻之苦師恩厚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盜取常睡臥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福持所餘尚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犬日



夜寘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藏果得銀如  
數乃設水陸於寺中指以爲歸爾導爲營  
廬陵人張敦夢醫來蔡秀木因容職與  
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俟門左吏導之  
使人及廷下望其上帘幕赫然主人冠服正坐  
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敦上診脉敦云腎  
藏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  
看得極好且覓藥顧少年可與錢二十于敦未

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必神祠也明日  
徧訪術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  
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黃蜂巢  
焉卽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  
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敗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  
敦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閒遙  
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  
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敦爲營解縱  
去旣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



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

師仁

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

大鬼數輩形貌猶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  
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  
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  
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  
患遂不見

小孤廟

丁志二

三

呂愿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  
案上古銅洗甚奇有款識愛之白于神以所用  
銅盆易去真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  
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  
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漉取輜重呂亟遣往視  
果也篙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繫柁底百  
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  
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  
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興國江口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間巨寇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盃琰欲屠興國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琰亦屠城得陽琰亦屠城得陰琰則昇廟爇焉復手自擲之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上去地數尺屹立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必瞻禮殿內高壁上亦有二大琰虛綴楣間相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丁志二

四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慶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十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誰曰某提舉赴官閩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遙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閤審其未娶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議親子有



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  
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宦鍾愛息女謀  
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婿彼此在旅不能具  
六禮盍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  
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闕遣信來迎旣別不復  
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  
起居嗜好與常人不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  
桶而弃其後以爲不潔自携一婢來凡調飪紉  
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臥床下忽告生云我  
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  
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  
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  
處龍母祠因入謁覩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  
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  
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  
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啟縣



圃賣酒游人沓至王長子鉞字秉義年十餘歲亦縱目焉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笑久之乃去鉞惡其官稱歸以白父莫測所謂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改西頭供奉官爲秉義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鉞而字承可

二鼈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未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

丁志二

六

鼈來傾置地上二大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恍憶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二黑衣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江湖外全勝沮洳時超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者處陂澤之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婢通事敗擒付獄陰諭錄參吳君使斃之吳以白郡守周濟美舜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具獄杖



脊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本廳軍校使護送戒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爲通判所殺幸使君哀之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趣治之亦坐決配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未押行爲怒忽無所覩卽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

丁志二

七

甚簡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爲物馮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禳祀禱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負冤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曰諾少須盥洗卽出矣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旣得



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胷示之云被酷如此冤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爲厲卽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內展示之王領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劍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禽其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哭悲號忿詈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併命也孫曰此冤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籃滿載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髻曰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旣寤熟思之曰吾名



汪若首加點則爲注乃更名注是年果薦送將  
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襟中曳其衣曰勿遽  
往可待我也旣而不利至乾道己丑始以免舉  
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  
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丁曰爲爾小子  
遲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者本豫章兵子略識字嗜酒亡賴橫市  
肆間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

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寘其袖曰謹祕  
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旣寤  
書在袖間頓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術  
還家卽繪事真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  
與尋常道家篆法絕異凡所療治或服符水或  
掬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  
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  
敬共作真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盡忽  
有泉涌于庭極甘冽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



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十許道刻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丐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掖二枋以行目視荒荒索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方且戒我服之有効當貨以濟人勿冒沒圖利

丁志二

十

日得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丐金便成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腳力如舊矣卽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三日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過七百錢一日多至兩千遂臥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己丑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疾每持二木篋相敲擊終日奔走于市衣服藍縷垢汗好辱罵人夜或



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泊如也宋鎮

樞密

樸

獨識爲異人張如瑩尚書

澄

作守常呼

入府舍留三兩夕與飲食或弃廷下或遺矢被  
中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  
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郡駛往長沙見之擊  
箠如故駛驚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  
寄語吾兒在此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  
歸語其子發視窆處空空然

### 興國獄卒

丁志二

十一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  
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  
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柰我  
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資稚  
川爲通判親見之

### 巨氏豕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巨悅家病疫其家大  
猪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  
鬼狀遂殺猪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悅與妻皆死



長子如岡 魁鄉薦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計禱禴久 乃定此近豕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祠城中蹠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紅線在草間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之故共發冢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而火化之自育其子聞至今猶存荆山編亦有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劔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廝單寡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七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夜



久方就枕主管機宜王曉忽驚麗詔呼衆起燭  
火視之尚爲紛拏抵鬪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  
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就床見逼驅逐不去且  
挽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相服碎  
如懸鶉爲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  
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  
京秩李命弓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

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冤死者立於前悒  
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  
此亟注泉州同安縣以歸束擔出城鬼隨之不  
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暴卒

此卷皆王  
稚川說

夷堅丁志卷第二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丁志卷第三

十七事

行款悉  
依宋本

武師亮

撫州金谿主簿武師亮秩滿泊家于近村龍首院夜有擲瓦擊窗者疑寺僧所爲旦而詰之僧不敢對徐言曰此邑三郎神響跡昭著得非有所犯乎武未信明日行廊廡間瓦礫從空而下紛紛不絕時方雪作而擲者皆乾殆若古墓中物武始懼召僧誦經禱謝怪亦然至飛石滿磬其父取一塼題誌擲而祝曰果觸犯三聖願復

丁志三

一

以來頃之再至題處宛然不得已自東廂遷於西以避其怒行李未定擾擾如初乃盡室入邑中寓妙音道觀怪益甚呼道士設醮致敬略不爲止武怒呼神名詬之曰汝爲神當聰明正直何暴我如是吾之待汝亦至矣曾不少悛恚具邪佞自今以往吾不復畏汝矣語訖音響寂然先是家之箱篋雖無鎖鑰者亦如爲物所據牢不可啟是日開闔如常石害遂息

王通判僕妻



撫州王通判家居疎山寺其僕之妻少而美寓  
士周舜臣深屬意焉而不可致會王遣人篝火  
扣門邀周夜話及開門乃僕妻也顧周笑吹燈  
滅相隨以入曰非通判招君我作意來此爾周  
不勝愜適遂留宿明日再相逢漠然如不識面  
頗怪之又疑與疇昔之夜所合者肥瘠不類至  
夜復來不敢納堅不肯去天未明忽不見周密  
扣寺僧蓋鄰室有婦人敲柩旋得病月餘乃愈  
蔡子思教授者聞之特詣其室焚香致禱求一

見欲詢鄉里姓氏爲誰將爲訪其家寂無所覩

雲林山

臨川徐彥長居金谿雲林山下妻黨倪氏訪之  
宿於外室時天雨晦冥夜半後有物推門門卽  
開徑入踞爐吹火明而坐倪從帳間窺之似羊  
有髯遍體皆濕下床叩之物躍起仆於倪身倪  
大叫走出得脫不知何怪也

孫光祿

鄭人贈光祿大夫孫俱卒其家卜地以葬長子



恪夢與弟河東尉悚侍父及客張彥和者同遊山寺光祿令煮麩恪辭以飽彥和亦不食而起獨悚與對食食罷光祿曰此去小梅山只四五里耳彥和曰幾有十里光祿曰然蓋楊妃村只四五里也夢後十日河中報悚計音至亦相從卜葬正與光祿同日既過墳寺寺僧饌麩以供兩靈几宛然夢中事也墓在小梅山南相去十里又四里有楊家莊云

江致平

丁志三

三

江致平與能相老翁善翁忽告之曰君何爲作損陰德事不一年死矣江吉人也應曰吾安得有此翁曰試思之江曰自省無他惡但昔年爲試官時置一親舊在高等其實有私焉獨此事耳翁曰是也君以一己好惡而私天爵以授人其不免矣未幾而卒嗚呼世人之過倍江公万者比肩立可不懼哉

嵩山竹林寺

西京嵩山法王寺相近皆大竹林彌望不極每



當僧齋時鍾聲隱隱出林表因目爲竹林寺或云五百大羅漢靈境也有僧從陝右來禮達磨道逢一僧言吾竹林之徒也一書欲達于典座但扣寺傍大木當有出應者僧受書而行到其處深林茂竹無人可問試扣木焉一小行者引出以入行數百步得石橋度橋百步大剎金碧奪目知客來迎示以所持書知客曰渠適往梵天赴齋少頃歸矣坐良久望空中僧百餘駕飛鶴乘師子或龍或鳳冉冉而下僧擎書授之且乞掛搭堅不許復命前人引出尋舊路以還至石橋指支徑令獨去才數步反顧則峻壁千尋喬木參天了不知寺所在

陸仲舉

大觀中太學生陸仲舉因上書論事屏出學後復游京師夢神告云汝當發跡何不上書明夜再夢陸以嘗坐此謫殊不信乃遷舍避之是夜又夢猶未謂然走謁故人高伸尚書丐歸資相見甚喜留之宿翌旦朝回謂曰天覺極惱人欲



作政典令吾爲校證官陸曰此乃周官六典中  
一事耳何不便作六典而獨舉其一耶伸曰君  
好作一書言其事陸始思神言亟草書論之伸  
命楷書吏立膽寫以入遂得迪功郎時張天覺  
爲相

洛中怪獸

宣和七年西洛市中忽有黑獸髣髴如犬或如  
驢夜出晝隱民間訛言能抓人肌膚成瘡瘡一  
民夜坐簷下正見獸入其家揮杖痛擊之聲絕  
而仆取燭視之乃幼女臥於地已死如是者不  
一明年而爲金虜所陷

翁起子

翁起子商友家於建安郭外去郡可十里上元  
之夕約鄰家二少年入城觀燈步月松徑行未  
及半遇村夫荷鋤而歌二少年悸甚不能前但  
欲宿道傍民舍翁扣其故一人曰適見青面鬼  
持刀來一人曰非也我見朱鬣豹禪持木骨朵  
耳翁爲證其不然明旦方入城其說青面者不



疾而卒朱鬣者得疾還死于家翁獨無恙

### 胡大夫

常州人胡大夫爲信州守方交印廳事大梁淫  
淫有聲呼匠升屋相視將加整葺梁折廳摧壓  
死者數人不越數日胡疽發于背堂中湯爐內  
灰火無故飛揚遍滿一室巨蛇垂頭梁上呱呱  
作兒啼胡病三日而卒

右十事皆鄭人  
孫申元翰所錄

### 窗櫺小婦

常州宜興僧妙湍掌僧司文籍與其輩二人以

歲暮持簿書赴縣審核宿于廡下空室三僧同  
榻二僕在門外已滅燭就枕湍善鼓琴暗中搏  
拊不止二僧亦未交睫聞有敲窗者問之不對  
以爲小吏故作戲耳少焉一聲劃窗甚響僧起  
再明燈卽升榻望窗紙破處有婦人小面正可  
櫺間良久入卓上立形體悉具僅高尺餘僧喚  
僕不應密相與計此亦無足畏俟其至前則兩  
人執之一人啟門呼僕入五男子當一女鬼便  
可成擒也婦人稍下據倚坐已與常人等遂揭



帳而登僧始聳然如體挾冰霜不暇施前策婦人忽趨而下自爲揜帳取鉢便溺其勢如傾斗水退至火邊大聲吼雷從地起物與燈皆不見湍琴猶在膝驚鬼定方復起其坐達旦明日告邑胥皆莫知何怪其室今爲吏舍云

韶州東驛

王行中與兄克中自撫州金谿携僕卒十餘人往廣州市其父過韶州東境將入驛驛卒白此有所謂七聖者多爲往來之害不若詣旅邸安

靜無事行中以謂卒憚於供奉故妄言恐我且吾一行不爲少正有物怪豈不能禦竟宿焉衆僕處外三僕在堂夜且半內外諸門忽同時洞開燈燭陳列行中又疑爲盜杖劍膝上須其入而殺之克中但蒙被坐誦楞嚴呪良久聞堂上兵刃戛擊其呼諫應和之聲全與世間惡少年所習技等行中窺于門見七男子被髮袒裊各持兩刀跳擲作戲始大懼徑登床伏于兄後衆鬼入室盡挈箱篋出并帳亦掣去取行庖食物



啖嚼又竊窺之已斷三僕首并手足肝肺分挂  
四壁益駭怖不敢復開目漸亦昏睡俄鄰雞再  
唱寂不聞聲心稍定天明而起則籠帳之屬元  
不移故處三僕悉無恙略述所見頗同但不深  
記屠割時事其宿于外十輩亦有被此害者雖  
皆不死而神氣頓癡顏色枯悴蓋血液已失故  
也克中仕至肇慶通判行中爲廣西幹官而卒

### 海門鹽場

通州海門縣監鹽場劉某生一男夜睡驚啼父

丁志三

八

母往視見兒頭上有泥捻饅頭兩枚揮去之兒  
卽愈它日復然自是常置坐側或與乳媪介處  
則怪復至劉知崇所爲責之曰汝能爲怪胡不  
施吾夫婦間但困嬰孩何也是夜故出宿外舍  
以驗之明旦起枕席及榻牀上凡列泥饅頭三  
十餘大小各異又衣服器皿之類多無故而失  
訪之無蹤婢妾良以爲苦一日守門者語老僕  
曰兩尼童入宅甚久可以遣出僕入白之元無  
有也少頃門者見其出卽隨逐之過牆角小廟



而隱劉具香酒詣其處禱曰自居官以來於事神之禮無所曠何乃造妖如此今與神約能悉改前事當召僧誦經辦水陸供以資冥福不然投偶像於海中焚祠伐樹二者唯所擇再拜而退才還家前後積失衣皿六十種宛然具存兒疾亦不作劉滿秩善去代者到郡郡守田世卿招飯席間話此事至暮更衣久不返遣官奴就視已仆地氣絕呼醫拯療中夕始甦旣之官兩子併天世卿聞彼大樹起孽命卒伐爲薪劉氏免其禍而代者當之爲可憐也

揚州醉人

建炎二年鄭人孫宣仲甫侍父大夫君恪如揚

州舍於旅邸周官人者亦寓焉一客醉且狂從

外來踞肆邸內出穢惡語周指孫居室謂曰此

官員性猛厲將執汝盍去之客愈喧勃不可禁

良久大夫君出謁宣仲獨守舍客徑入室解索

縛宣仲於案時羣僕悉出無救解者周生亦閉

戶客忽自捨去登高橋語行人曰我適詣某店



遭孫大夫父子困辱無面目見人遂取腰間小佩刀刺喉下立死邏卒以告兵官亟逮捕孫周諸人至且將驗視死者俄而復蘇能言自索紙對狀云實以醉後狂言元未嘗爲孫氏所辱橋上云云亦不能記皆身之所爲他人無預也於是盡得釋其人旋踵竟死非生前一狀孫幾爲所累云

### 海門主簿

通州海門縣主簿攝尉事入海巡警爲巨潮所

驚得心疾謂其妻曰汝年少又子弱柰歸計何妻訝其不祥簿曰有婦人立我傍求緋背子宜卽與妻縫緋紙製造焚之明日又言渠甚感激但云大一裾耳妻詣昨焚處檢視得於灰中未化也復爲製一衣簿時時說見人從竈突中下而居室相去遠目力不能到凡月餘預以死日告妻奄忽而隕官舍寓尼寺妻不勝懼情兩尼伴宿才過靈幃前一尼遽升几坐作亡者語且命邀邑宰孫愬孫來與問荅甚悉又數小吏某



人之過乞筆之孫如其戒而諭以理曰君誠不幸死亦命也眷眷如是何得超脫爲邀僧惠瑜說佛法經一日尼乃醒及喪歸又對衆附語令其妻欲嫁則嫁切不可作羞汙門戶事吾不恕汝人或疑小吏之故云

南豐主簿

閩人王某

不欲名

爲南豐主簿感官奴龍瑩遣妻

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慤諫止之不肯聽終竊負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菜茹

丁志三

十一

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粥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盃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弃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旣不以爲嫌汝自啖之瑩亦不可王愈忿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縱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入非知其然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却回云宅內已自辦之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

煮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服與候兵通欲寘



藥毒主翁然後罄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而已此可爲後生之戒非落塵賜祐王其不免

謝花六

吉州太和民謝六以盜成家舉體雕青故人目爲花六自稱曰青師子凡爲盜數十發未嘗敗官司名捕者踵接然施施自如巡檢邑尉數負累共集近舍窮素之其黨康花七者家已豐餘欲洗心自新佯爲出探官軍密以告尉尉孫革

又激諭使必得遂斷其足來乃遣吏護致扣其平生自言精星禽遁甲每日演所得禽名視以藏匿如值畢月烏則以月夜隱於烏巢之下值房日兔則當晝訪兔蹊往來若與本禽遇則必敗家居大屋而多棲止高樹上是時與康七同行劫事旣彰露課得背火猴乃往水濱猴攫所常游處忽一猴過焉甚惡之明日復得前課又明日亦如之而猴無足知必無脫理見康七來疑之欲引避爲甘言所啖又念相與爲盜十年



不應遽賣我纔相近右足遂遭斫尚能跳行數  
十步得一草藥解止血定痛拔以裹斷處又行  
百步痛極乃仆今無所逃死也是年會赦亦以  
一支折得放歸今猶存雖不復出但爲羣盜之  
師鄉里苦之

右七事  
孫革說

夷堅丁志卷第三

丁志三

三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陸氏十萬卷樓重雕陸氏十萬卷樓重雕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夷堅丁志卷第四

十四事

行款悉  
依宋本

孫五哥

鄭人孫愈王氏甥也年十八九歲時到外家與  
舅女真真者凭闌相視有嘉耦之約歸而念之  
會有來議昏對者母扣其意云如真真足矣母  
愛之甚亟爲訪于兄兄言吾數婿皆官人而甥  
獨未仕若能取鄉薦當嫁以女愈本好讀書由  
此益自勸苦凡再試姑蘇輒不利女亦長大勢  
不可復留乃許嫁少保趙密之子愈省兄懇于

丁志四

臨安因赴飲舅氏真真乘隙垂淚謂曰身已屬  
他人與子事不諧矣愈不復留卽還崑山故居  
遇姪革於道邀同舟問之曰世俗所言相思病  
有之否我比日厭厭不聊賴腸皆掣痛如寸截  
必以此死革宛轉尉解且誚之曰叔少年有慈  
親而無端戀著如此豈不爲姻黨所笑旣至家  
館革于外舍愈宿母榻半夜走出呼革起曰恰  
寢未熟聞人呼五哥愈弟視之則真真也急下  
牀茫無所覩此何祥哉革留旬日過臨安適真



眞成禮於趙氏次日合宴恍然見人立其旁驚曰五哥何以在此便得疾踰月乃瘳是時愈已病羸瘠骨立與母謁鑿蘇城及門爲母言此病最忌噦逆及嘔血若證候一見定不可活語畢忽作惡吐鮮血數塊而死方女有所見之夕愈尙無恙豈非魂魄已逝乎後生妄想不識好惡此爲尤甚故書以戒云女今猶存

司命府丞

王筌字子眞鳳翔陽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

丁志四

一

進士筌獨閑居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寘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曰汝以夙契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冲熙處士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峰石洞忽開眞誥所



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  
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旣而筮乃來受上清  
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  
人與黃衣從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  
登危躡險由中峰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  
右金庭玉室兩青衣童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  
問勞甚厚曰帝已勅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  
賜金尺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  
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

丁志四

三

言八月十七日常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卒  
時建中靖國歲春秋財六十一

劉士彥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棹舟宿泗間遇  
乞人年可十七八目瑩屑朱光采可鑑異而問  
之對曰吾賣豆每粒千二百錢劉曰吾適乏錢  
只有所衣綿襖以奉償如何曰固可也容取豆  
以紙一幅於兩乳間擦摩之輒有黑豆數粒出  
取一與劉擲其餘泝水中劉欲吞之曰未也又



探胃掖間復有菜豆數粒出亦取一與劉而擲其餘劉併吞二豆畢與所許衣笑而不取劉始病蠱不能食卽日食如初而益多後面色如丹但每歲一發渴必飲水數斗覺二豆在腹中如棗大乞人又約某年相見於淮西不知如何也

右二事見浮休集

### 蔣濟馬

乾道七年秋大饑江西湖南尤甚民多餒死八年春邵州遣吏蔣濟往衡山岳市買朴硝等物

丁志四

四

造甲乘馬以行緣道踐人麥田或以米飼馬二月二十七日至衡山境內櫟岡忽天色斗暗不辨人物雷聲大震良久開晴濟與馬皆仆地死矣邵州以事申轉運司轉運判官陳從古揭榜一路以示戒

### 阜衣髻婦

婺源土人汪生乾道六年春過常州宜興爲周參政館客季冬之夕有婦人自外來通身皆阜衣頂爲兩髻貌絕美手捧漆梓梓中盛果饌別



用一銀杆貯酒徐步至前曰夫人以天寒夜長  
念先生孤坐令妾進酒汪且喜且疑謂夫人不  
應深夜遣美妾獨出豈非宅內好事者欲試我  
歟然服飾太古似非時世裝二者皆可疑不敢  
舉首亦不飲婦人曰此酒正爲先生設何所嫌  
言之再三汪遂飲猶未半婦人自取果恣食又  
譁浪嬉笑通綢繆之意汪始惶恐放酒走出良  
久復入焉一無所見明夜其來如初至于三汪  
不得已悉所見白周公公曰家間尋銀杆無處

丁志四

五

所方以責婢僕得非怪邪命遍索幽隱至酒室  
見古鐺甚朴梓杆皆在內周曰必此物也舉其  
腹視之乃唐乾封年造卽碎之自此無所覩

汪說

沅州秀才

沅州某邑村寺中僧行者十數輩寺側某秀才  
善妖術能制其命凡僧出入必往告得贖施必  
中分不然且受禍雖雞犬亦不可容紹興三十  
年客僧旦過方解包會鄰村有死者急喚僧誦  
經入殮時寺眾盡出唯此客獨往得錢七百以



還既而眾歸知是事相顧嗟愕至暮悉捨去客  
固不悟也飢甚入厨取食畢自閉三門升佛殿  
坐佛腳下以袈裟蒙頭誦楞嚴呪夜過半迅雷  
一聲起霹靂繼之而窗櫺間月色如晝俄聞鈴  
鐸音若數壯夫負巨木欲上復下如是三四反  
又若失腳而墮遂悄無所聞天明出視得四紙  
人於階下旁一棺亦紙爲之漫摺於懷中少頃  
眾至見之驚爭問夜所覩具以本末告之且云  
彼人習邪法既不能害人當自被其害試其往

丁志四

六

扣則秀才果已斃四體如刀裂寺以告縣遣巡  
檢索忠者體究其事云

王充  
老說

以本末告之且云

德清樹妖

宋安國爲浙西都監駐湖州其行天心法猶不  
廢德清民家爲祟擾邀宋至其居治不効更爲  
鬼挫辱宋忿怒詣近村道觀齋戒七日書符誦  
呪極其精專乃仗劍被髮入民居後大樹下禹  
步旋繞忽震雷從空起樹高數丈大十圍從頂  
至根析爲兩又震數聲枝榦無巨細皆劈裂如



算籌堆積蔽地怪遂掃跡

郭簽判女

湖州德清縣寶覺寺頃有郭簽判菽女柩於僧房出與人相接大爲妖害後旣徙葬而物怪如初寺中扃此屋三間不敢居久之侍衛步軍遣將卒來近郊牧馬宗室子趙大詣寺假屋沽酒僧云無閑舍獨彼三間以鬼故不爲人所欲然非所以處君也趙曰得之足矣吾自有以待之卽日啟門通三室爲一正中設榻枕劍而卧夜

丁志四

七

漏方上女已颯然出豔妝鮮服立於前趙曰汝何人何爲至此笑而不言問之再三皆不對趙遽起抱之頗窘畏爲欲去之狀俄頃間如煙霧而散懷中了無物自是帖然趙居之十餘年不復有所覩

鎮江酒庫

歐陽嘗世爲鎮江摠領所酒官以酒庫摧陋買民屋數區卽其處撤而新之時長沙王先生赴召過鎮江其人精治案魑魅不假符水呪祓蓋



自能默觀歐陽遇之於府舍卽往謁邀至新居  
具食以待扣之曰此地有鬼物乎曰有二鬼一  
以焚死一以縊死然皆畏君不敢出但一大蛇  
枉死不知其故當令君見其形左右聞者毛悚  
飯罷王語主人可視壁間視之蛇影大如椽長  
袤丈自東而西乃具詢主吏對曰一酒匠因丞  
酒墮火中一庫典以盜官錢自盡而不能記蛇  
事云

右三事皆歐陽  
雋說此其父也

### 胡教授母

丁志四

八

處州胡教授母年九十而終前兩日何人來與  
語使之告世人云大鼓不鳴深水不流六月降  
霜蘆沉石浮間隔寒泉高山一丘且言冥司處  
處令人報世間公直爲上勿墮田土錢物見專  
治此等事更有數語傳者以爲不可載時乾道  
八年

何德  
楊說

戴世榮

武翼郎戴世榮建昌新城富室也所居甚壯麗

紹興三十二年家忽生變怪每啟房門常見杯



杵穀饌羅列地上羣犬拱立于傍篋中時時火  
作燒衣物過半而篋不壞妻趙氏在寢覺牀側  
如人擊破瓦缶數枚者一室振動塵霧滃然尋  
卽卧病或擲甄石器物從空而下門闔窗柱敲  
擊不暫停其音亦錚淙可愛驗擊處皆如繭栗  
痕厯厯可數醫者黃通理持藥至奪而覆之倉  
黃卻走飛石搏其腦立死巫者湯法先跳躍作  
法爲二圓石中其踝匍匐而出僧志通持穢跡  
呪結壇作禮未竟遭濕沙數斗壅其頭項幾至

不免親戚來問疾者慮有所傷敗皆面壁而行  
百種禳禱無少効趙氏以所受張天師法錄鋪  
帳頂裂而擲之地竟不起世榮足患小疽遭怪  
尤甚乃取魚網離地數尺徧布室中以避投石  
之害猶擲於網之下不已相近三二十里人家  
盃碟陶器無一存者皆不知所以失蓋其日夜  
所擊之物也世榮疾篤見異物立延下馬首赤  
鬣長丈餘須臾首漸低大吼一聲擊空而去不  
數日疽潰而死家遂衰替世榮雖富室子然鄉



里稱善人殊不測所以致怪也趙氏兄善宰說

京西田中蛇

河中府老兵胡德壯年往京西捕盜晝過村野遇大蛇於麥壠中昂首疾行麥爲之靡數卒挾槍刺殺之其長丈許分爲十餘鬻各挈提以去德取其頭挂于槍行未遠村婦人望見搏膺迎哭曰誰令兒輕出以速死率家人共挽德至所居哀訴且買蛇頭瘞之又一客以端午日入農民家乞漿值其盡出刈麥方小立聞屋側喀喀

丁志四

十

作聲趨而視則有蛇踞屋上垂頭簷間滴血于盆中客知必毒人者默自念吾當爲人除害乃悉取血寘其家齏糲內詣鄰邸以須良久彼家長幼負麥歸皆渴困爭赴厨飲壅汁客飯畢復過其門則舉室死矣外舅爲河中教授日胡德爲闔者說此事

建昌井中魚

大觀戊子年七月五日建昌軍驛前大井水連日腥不可飲居民浚治之得一魚可三指大類



鱗而眼上赤紋色如金頭有兩角細而堅硬民貯以巨桶并買楮鏹送于江至暮大風急雨吹折大木無數皆疑以爲龍類云

王立燒鴨

中散大夫史忞自建康通判滿秩還臨安鹽橋故居獨留虞候一人嘗與俱出市值賣燒鴨者甚類舊庖卒王立虞候亦云無小異時立死一年史在官日猶給錢與之葬矣恍忽間已拜于前日倉卒逢使主不暇書謁遂隨以歸且獻梓

中所餘一鴨史曰汝旣非人安得白晝行帝城中乎對曰自離本府卽來此今臨安城中人以十分言之三分皆我輩也或官員或僧或道士或商販或倡女色色有之與人交關往還不殊略不爲人害人自不能別耳史曰鴨豈眞物乎曰亦買之於市日五雙天未明齋詣大作坊就釜竈燂治成熟而償主人柴料之費凡同販者亦如此一日所贏自足以餬口但至夜則不堪說旣無屋可居多伏於屠肆肉按下往往爲犬



所驚逐良以爲苦而無可柰何鴨乃人間物可食也史與錢兩干遣去明日復以四鴨至自是時時一來史竊歎曰吾人也而日與鬼語吾其不久於世乎立已知之前白曰公無用疑我獨不見公家大養娘乎袖出白石兩小顆授史曰乞以淬火中當知立言不妄此媼蓋史長子乳母居家三十年矣史入戲之曰外人說汝是鬼如何媼曰六十歲老婢眞合作鬼雖極忿愠而了無懼容適小妾熨帛在旁史試投石於斗中

少頃焰起媼顏色卽索然漸益淺淡如水墨中影忽寂無所見王立亦不復來予於丙志載李吉事固已笑鬼技之相似此又稍異云

朱椿年說聞之

於史碎

夷堅丁志卷第四

光緒五年歲在屠維單闕吳興陸氏十萬卷樓重雕



